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国文说三教九流/李国文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07.4

ISBN 978-7-5006-7393-4

I. 李... II. 李... III. ①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②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046896号

策划 李师东 黄宾堂
选编者 韩小蕙
责任编辑 金小凤
设计 小马哥·橙子
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
社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(邮编100708)
网址 www.cyp.com.cn
营销部 010-64066151
直销部 010-64057586
编辑部 010-64034340
印刷 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经销 新华书店
规格 700×1000 1/16
印张 17
字数 260千字
版次 2007年5月北京第一版
印次 2007年5月河北第一次印刷
印数 1-10000册
书号 ISBN 978-7-5006-7393-4
定价 26.00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(010)84047104

……《世说新语》里，有很多魏晋文人的潇洒故事，最脍炙人口的，莫过于“竹林七贤”夜访戴逵”这段佳话。无论潇洒，能玩到如此令人怜爱的程度，从古至今，还真无人与之匹敌。如今，不是没有潇洒的文人，也不是没有文人的活法，古往今来，只是称谓上为文人的今人，很遗憾，无论学养、修养、素养、修养，这四养，学术本事是地讲，较之古之文人要差一点儿（有的，恐怕还不过差一点儿）。因而，即使潇洒也难免捉襟见肘、进退失据，纵有风雅，再好也不如水性杨花，令人气短。

洒清二字，谈何容易？也不是说潇洒、说话就洒的。冷眼旁观文坛半个世纪，有的，潇洒得起来；有的，潇洒不起来。更多数人，特别是在装潇洒、装，也装不了，脸红了、脸黑了、白脸、三脸花，老绷着那张势，我是看他们也害羞的。好了好尚、演不好，拿不住那劲儿。不知哪招哪式，踩了马脚，不知哪腔哪调错了板眼，一片倒影，贻笑大方。也不是缺的种，所以，从古至今，作家的内涵，才是，才能不能够潇洒起来的基础。

且看4世纪的王羲之先生，是怎么“秀”的？而且从中我们又可以观察到一些什么？“王子猷、居山阴，夜大雪，眠觉，开窗看雪，怡然自得。因起彷徨，咏左思《招隐诗》，忽忆安道。时戴在侧，即便夜乘小船就之。经宿方至，进门不顾而返。人问其故，王曰：‘吾本乘兴而行，兴尽而返，何必见戴！’”这个王子猷，其父是晋太傅王敦，江州刺史王导，左军将军王敦，全都是王氏一族，是与桓温对垒的

王世充、翟让、李密、程知节、裴仁基等，都是人所闻名的书法家。高祖文帝崩，建威将军、吴兴太守王献之，其叔祖父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由王导在晋室南渡后的筹谋规划，才得以使司马睿偏安江南一隅，使晋祚又延续了百年之久。因此，从这总括上慨叹明帝、宋帝、成帝三朝国政的编家门里走出来的年青人，今天那些高干子弟是无法望其项背的。应该说，真正

花，是时候
的贵族，和暴发户贵族，和装扮出来的贵族，和尚未洗净脸上泥巴的贵族，是有
着本质区别的。因此，像王嘉之以古老的门阀背景，和深厚的文学文化底蕴为基
础，潇洒不是随便一块什么料，就能行得出、做得到的。而时下那些认为有性就能
够买到一切，认为有权就等于一切的新贵们，也真要佩服他们这样敢以没有
内涵，但见过擦胸的勇敢，觉得拥有了这一切的新贵们。

于是，活像巴尔扎克笔下那些来到巴黎的外省绅士，勋章、宝石，假发，燕尾服长柄雨伞，就小步紧身的跟紧他，都一律装备齐全。可贵的是甚好当的生畜吗？一没有渊源，二要有传统，三要有气质，四更在于谈吐，举止，风度，仪态，从反映出来的睿智，历练，修养，人品等文化素质。一不留神，那呆滞般的眼神，吓坏顾客。而那些所谓的“大师”，又不得不向他们所心仪的后辈们吹嘘自己。

住在城里，便像着了魔，住在城里，那才真成了都市居民的恋爱的梦乡，爱在那里，便把乡巴佬的本色，和盘托出了。其实，青秀也好，有杈也好，可以麻雀凭，无论逢场作戏，但一定要善于撒腿，勿露马脚。即使你的吹吹手，你的啦啦队，哄然叫绝，说你艳丽了，雅透了，您也千万别当真。别以为自己就是真雅，就是大雅而忘乎所以。记住毛泽东那首《沁园春》，也许是一點清潔劑，连皇帝

家心知肚明。如今报纸上，电视上呶呶不休的那些文人雅事，只能说是要名，要权、要钱、要色的赤裸裸自我表演，离真正的潇洒远甚。于是，谁也没有开玩笑的功夫。谁也没有统一口径，约定俗成，一言以蔽之，统统称之为“炒作”。这个新名词，大概是那些急功近利的文化人状态的精彩表述。当然，王子猷也在表演，也有他的炒作，也有他的狂妄，不过，他的炒作，不干一二三事，不干七八十事，才治了八九十年。

感情就值得夸奖，欲望，有能得到的东西，那就够了，但倘不幸，不那么还想一试。所以，装出来的贵族不是真贵族，做出来的潇洒，也不算得潇洒。王子坐在船舱里，那一张脸上，炉火通青得让你几乎看不出他心底里，究竟在想什么。真奇妙，大约是今天的嵊县。旧时读郁达夫先生文章，知道他喜欢写“的笃班”，而且还真同见闻先生一块去听过。“的笃班”就是越剧的前身，从绍兴开船去这个

破晓的发祥地。现在，估计用不了一个钟头。可在古代，得在曹操江上一夜疾驰，才能到达。这位王羲之先生的五公子，欸乃声来，雪花纷飞之夜，终于到了要去的那个地方。但故事来了，走到要去访问的道士造就的家门口，正想怒声呵斥，忽然而惊，停住脚，然后转身返舟，依然折原路回。果兴而返，又去到了。兴尽而返，回来了。说白了，去、等于去，说等于去、干了去。兴又反而是去了。兴尽而返，又去到了。

写得好，就难了，而活到老，写到老，还写得好，居然竟是写诗，那就更难了。所以，就不必练习丑了。此言，出自清代乾隆年间的才子袁枚的诗，诗载《小仓山房诗集》。与放翁，此病均不免。真况于吾曹，行行当自勉。其亲心感触，不觉口吟咏。譬如一年香山，即唐代的白居易（772—846），放翁，即宋代的陆游（1125—1210），两

高质，后人对这两位大师的晚年之作，颇有一些负面评价。若易居易，明人王世贞称：“如决池水，旋澄而涸。”若陆游，清人朱彝尊称：“诗家比之，六义之一，偶然为之可也；不免于滑易。”董其昌的另一部脸女人口的《歌行诗话》，卷十四、第五十九节，即论唐诗的浮泛之气。山谷、放翁尚且不足，而况后人乎？故余有句云：“莺老燕凋舌，调人春醉酒。杜牧教歌者，董其昌教舞。”

由此推之，“一人、文、老”，见了列明皓姑，唠叨时间，青春年华的，痴情迷人的少女，他怎么会吐出什么诗情文采呢？基本上失去女性（系“性”趣而非兴趣）的文人，他当然谈不上什么创造精神。不但要作诗，连小说最好也要莫作才是。在文学领域里，诗和小说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，必经过三种之境界。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！此第一境界也。蓦然回首，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。此第二境界也。写出诗与小说的心得，他寻觅他千步，蓦然回首，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。此第三境界也。”

已经成为木乃伊状的文学人，还能写出什么爱恨情仇、教读者为之一歌、为之泣、为之呕心沥血？都是要人精神激动的，看了直打瞌睡的小说叫小说吗？我们常说：性情、性情，必须有真性情！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衡量，这个“性”，其实要靠近希拉利·彼得森或伊丽莎白·西蒙斯等。

天赋，乃至所有一切精神现象，都是体内性激素的衍生品，这种论断当然过于绝对化了。但“一朝俱发，一朝俱衰”的规律，当阁下头脑有点胡乱，记忆有点失灵，性能力，不可能一枝独秀，独领风骚。你老太傅的荷尔蒙，还雄姿英发昂扬，百折不挠，那性激素就像散了黄的鸡蛋，拿捏不起，动荡不得。因此，灵感也就难以升腾，思潮

上与下来出的诗或词句，肯定就不好看了。所以，往往（系“性”经而非兴趣），可以是不还继续写诗下去？不是还继续写小说下去？所以，袁枚说：“山高而放翁，才大而老去”。这种“老人老作诗”的提醒，真是太适时的警示。每个人在其生命周期里，感性的自是一个相辅相成，相制相克、此消彼长、逐步成熟的过程。也是人在各个年龄段得以觉醒、激动、颤动、躁动，适宜于写诗歌，做小说。中年期和老年期，知性理智，求真务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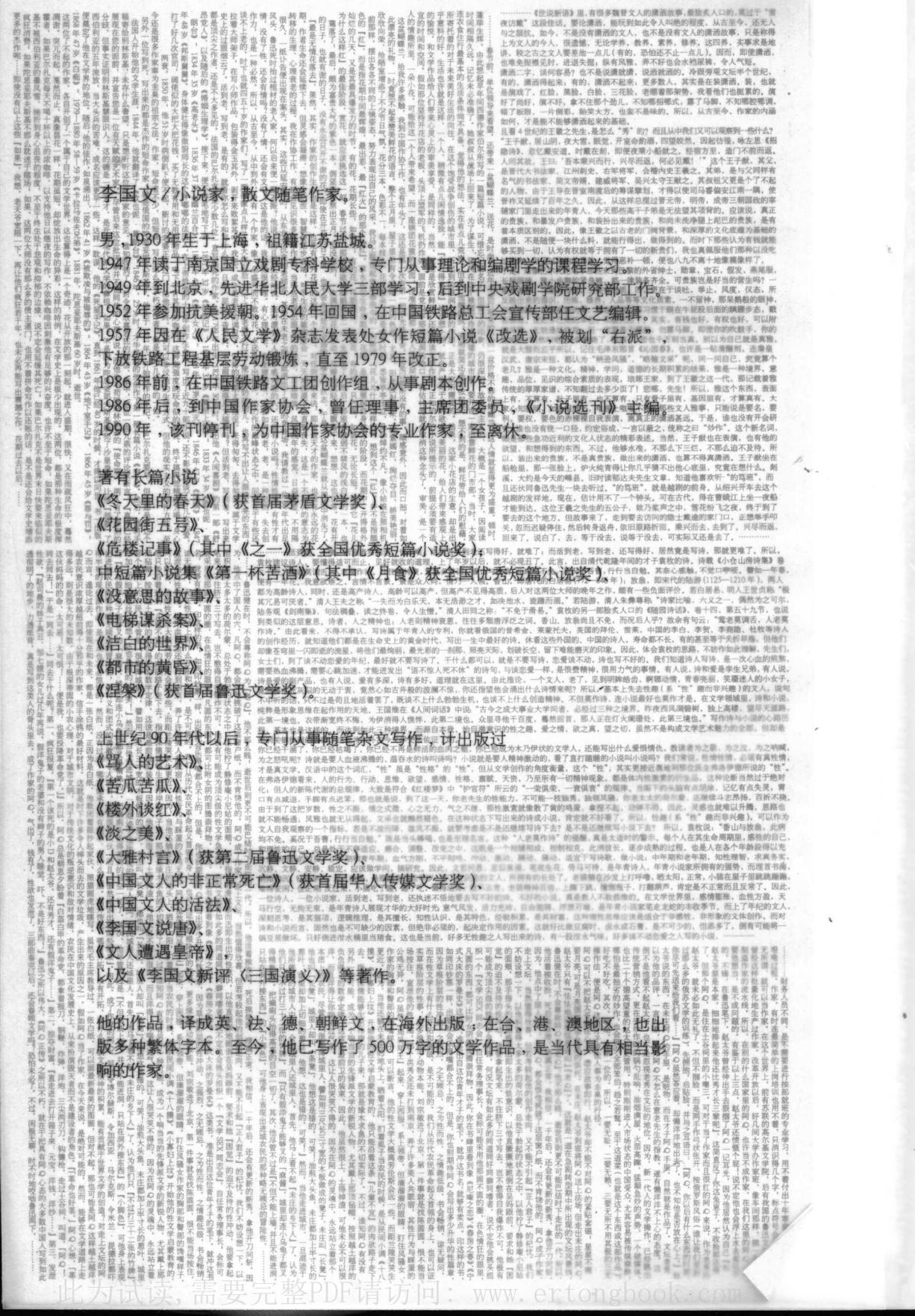
思似泉涌，笔底生花，倚马可待。是年青诗人、年青小说家所拥有的强势，而埋首甘当文人、所拥有的长处。老猫擅在屋子里打呼噜，晒太阳，正常。小猫在屋子里跳脱撒野，正常。老猫神气百倍，上蹿下跳，撒欢尥蹶子，晒太阳，肯定是不是正常而且反常了。因好的诗、不好的诗，坏的诗，真是使人不敢恭维的。在文学世界里，感情色彩、血性方遒，力透纸背。自由驰骋，涅槃重生。年青小说家才华横溢的丰收季节，而上了年纪的文人，力竭声嘶，自由驰骋，涅槃重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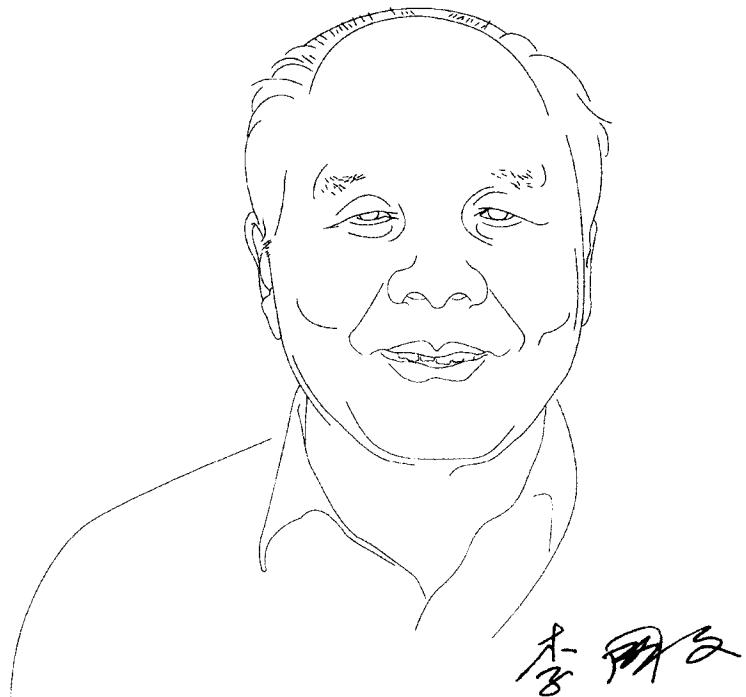
可觉的不走因他真要好阿摆好哪也传便以太过抱歉了的要制曾无理
经验积累、是其财富。这种理性思维应该是适合于非感性、非形象的文体创作。而
作用的因素。这就好比做豆腐时，卤水或石膏，是不可少的。但太多了。倒有可能将
人之写出来的诗，有一股泔水气味；好多谈不动恋爱之人写的小说。…………

「有志者事竟成，破釜沉舟，百二秦关终属楚；苦心人天不负，卧薪尝胆，三千越甲可吞吴。」
「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。」
「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。」

他被打破了一层。他想，赵太太是够坏的，够毒辣的，够不讲理的，但赵太太的丈夫，他的父亲，却是一个很和善、很慈祥的老头子，他真不明白，为什么赵太太会这样对他。他想，他应该去见见赵太太，向她解释一下，他没有做错什么，他只是想帮她一下而已。

“嘿，里头不需
出来庄的阿心
的坏记性，
他一开刀向新
事他才开刀，
他要和她一见
要求和她一见
静修尼姑小尼
上冰去靠近平
“放在心上”
“文远老弟”
“作，已经经受
“作为老者的
“一条专旨”
“第一，第一条
“进，又进学
“会不合，进不
“文学院，就进
“大成殿，就进
“阿心的阿心
“放在心上”
“老者，这





目 录

- 002 话说门子
- 010 话说交椅
- 015 “拜把子”考
- 022 “弄臣”考
- 028 白衣秀士王伦
- 035 重读《范进中举》
- 039 假如阿 Q 当作家
- 045 曹雪芹的苦恼
- 052 最怕胡庸医
- 060 何晏始末
- 066 雪夜访戴
- 073 唐朝的歌手
- 081 博士买驴
- 086 我佛山人在上海

- 091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
- 098 小脚,辫子,英国诗
- 104 天子脚下
- 110 人老莫作诗
- 118 文人的狂狷
- 126 放屁和吹牛的区别
- 132 文学的玉米花
- 139 无聊之聊
- 144 多多益善乎
- 147 小说如人,人如小说
- 154 过 气
- 158 鱼和熊掌
- 165 狗 德
- 168 “好汉奸”论

- 177 “好汉奸”论续
- 183 说 张
- 188 小人礼赞
- 195 痒发背而死
- 205 消费面面观
- 211 暴发户心态
- 217 见 鬼
- 222 真 事
- 225 探 病
- 229 人和钓鱼
- 241 骂及其他
- 245 风 景
- 264 《李国文说三教九流》后记/韩小蕙

李国文说三教九流

话说门子

文有文坛，官有官场。

文坛的门，没人看守，可以随便进出，但不一定有人理会你。官场的门，倒是有人理会你，但你想大摇大摆走进去，那是不成的，肯定要挡驾。所以，文坛脸难看，官场门难进，这句话不无道理。

文坛的脸难看，因为你虽然进了文坛，但进不了圈子，仍是孤魂野鬼一个。我在文坛也厮混大半辈子了，常常看到圈子里的人，对于圈子外的人，如果不是抱有排斥情绪，至少也是保持礼貌的距离。你不是那圈子中人，非要往圈子里挤，所遭遇到那种霜降以后的冷脸，很难让你有赏心悦目的感受。

而官场的门难进，并不完全是由于门槛高。高是一个因素，连续的高，让你像跨栏运动员那样，才是真难。因为官场的门，其实是长长的，由重重叠叠的门连续组成的通道。进得了第一道门，未必进得了第二道门，哪怕进了第三道门，你也不见得就算登堂入室，能拜到要拜的菩萨。

五千年来的中国人，进过无数次的官场的门以后，总结了一条经验，最好的入场券，是银子。用白花花的银子（当然，黄澄澄的金子更佳），作敲门砖，官场的任何门，无不可以敲开。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，又如何？那白宫的门又如何？你掏出五千美元，可以在大草坪上同他合影，你甩出一万美元，可以在圆柱大厅与他共进晚餐。所以，民谚“官府衙门八字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”，是中外古今的一针见血之论。

《天方夜谭》里有一则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的故事，要想打开他们藏宝的库门，只消念一句咒语，“芝麻开门”，那库房的门立刻就打开了。这是神话，而在现实生活中的“芝麻开门”，就是银子。在封建社会里，你只要将银子放到站在官府门口的那位“门子”手里，这门就让你进去了。

现如今，用银子当敲门砖，逐渐普及，在文坛也能起到作用了。不能不说这是时代

之进步，思想之解放，创收之多渠道，要钱之如何不要脸皮。于是乎，一篇作品，次好说成上好，一千元，不好说成很好，二千元，能够上排行榜，三千元，有望获文学奖，四千元……这几乎是明码标价，童叟无欺的。有一位好汉，怀揣十万大洋，来到京城，逐个摆平江湖，蟾宫折桂，一时传为“佳话”。因此，不论是座谈吹捧，大腕鼓掌，不论是名家推荐，重点推介，只要有起到“门子”作用的文坛掮客，无一不可以用银子打点。休看文坛中人，悉皆清高自许，假作正经，有时候下作起来，也真是相当相当地没出息，没起子，一封红包（含打的费），一桌酒席（有老鸭煲），就全被拿下，让他怎么鼓吹，就怎么鼓吹，要他怎么捧场，就怎么捧场。

由此看来，无论官场，无论文坛，门子，是非常关键的人物。

而谈到门子，不能不先说说这个李十儿。而李十儿又是何许人也？也许大家并不熟悉，他乃是《红楼梦》第九十九回，“守官箴恶奴同破例”中的一个小人物。

高鹗续书的后四十回，颇不为某些红学家所喜欢，个别的甚至深恶痛绝，其实，这些学阀、学霸、学痞、学棍，倒多少有点儿像坐在红学门口的李十儿，架着二郎腿，看你顺眼不顺眼，看你孝敬不孝敬，然后，才决定是否让你迈进这个门槛。

这个名叫李十儿的人，原是金陵贾府门口站着的红头阿三。谁要想进得荣国府或宁国府，譬如刘姥姥，先得向他打恭作揖。他允许你进，你才可以进，他要不高兴让你进，你就得一边儿凉快去。为什么当下出现什么“草根红学”这一说，其道理也是如此，就因为凡官方的、半官方的、或独尊于林下，在忠义堂树起“替天行道”的红学权威，或红学大佬，身边都有或多或少的李十儿，在挡驾，在起哄架秧子。红学成为他们的自留地，成为他们的一桩买卖，成为他们可以喝茶请客，吃饭做东的摇钱树，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，卧榻之旁，岂容他人鼾睡，李十儿之辈自然就是不可或缺的了。

刘姥姥想到贾府去打秋风，这位精于世故的老虔婆，我估计她不是绝对的乡下人，而是在城乡结合部住着的非农业人口，懂得一点跟这类红头阿三打交道的窍门，第一，你得叫他老爷，因为他不是老爷，他听得入耳；正如文坛上某些人，狗屁不是，你几乎不知道他曾经写过什么，你一口一声叫他大师，他也会欣然接受的。第二，你得悄悄地打点一番，或红包，或礼品，当官不打送礼的；正如外地一位美女作家，来到首善之区，不贡献出令人心动的东西，那些评论家会有好脸吗？第三，要一百二十分地表现出虔诚。如果刘姥姥坐着八抬大轿，那就用不着这一套了。李十儿

会跑过来给你开车门，还用手护着你的头。

这也是如今红学领域里，不但有“草根红学”，还有“捐班红学”的缘故了。“有钱的老爷炕上坐，沙里红巴唉！”这首民歌说得有理，我给红学掏了钱了，我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红学家。刘姥姥总站在门口，她不是美女作家，李十儿不会用正眼瞧她，她不是有钱的款姐，把红学老爷都能请去本州本县，做客开会。见不着正主儿，她当然着急，后来，总算求了一个孩子带去见太太的陪房周瑞家，她终于被恩准进了贾府的大门。她肯定要对李十儿有所表现的，看来，数目不大，所以，高鹗没写。

在中国的民间谚语中，有一句“阎王好见，小鬼难搪”，那就是对他们的最好形容，像李十儿之辈，就是尤其难搪的那一拨人。因此，要想进门，先把这班小鬼安顿住，笼络住，就等于成功一半。

休看这些小人物，却能起到大作用。

后来，贾政到外省上任时，李十儿也追随而去，他在贾府时，门房打杂，当红头阿三，到了江西粮道上，仍旧替老爷把门。旧时称这些把门的衙役为“门子”，很准确，也很形象。旧时读过一部什么野史，说水泊梁山，所以最后失败，因为晁天王和宋公明，没有吸收西门庆和蒋门神两人入伙的缘故。若是这两“门”不被武松干掉，上了山，一个管前门，一个管后门，那肯定固若金汤。

门的重要性，可想而知。

李十儿这个门子，来到江西粮食厅，我猜想，不一定有正式编制，不一定有公饷可支，他对贾政发过牢骚，老爷，我们可是自带干粮来侍候您的。所以，这些名义上是老爷跟前的仆从，是一份地位不高，油水却不见得少的差使。因为，既非公务人员，也非专职衙役，也就无所谓官衔、顶戴，更谈不上学问、资历。正如红学界的那些李十儿，上有红学大师罩着，下有红学粉丝护着，中有“捐班红学”供着，别看官不官，民不民，吃香喝辣，非常快活。惟其快活，对于威胁其饭碗的人和事，便会一哄而上。李十儿的背后，是那位志大才疏，无能无为，文考不上举人，武扛不动刀枪的贾政，所以，他坐在门口，很牛皮。

《红楼梦》的这一回，写了门子李十儿的神气活现。

只见粮房书办走来找周二爷。李十儿坐在椅子上，跷着一只腿，挺着腰说道：“找他做什么？”书办便垂手赔着笑，说道：“本官到了一个多月的任，这些州

县太爷见得本官的告示利害，知道不好说话，到了这时候，都没有开仓。若是过了漕，你们大爷们来做什么的？”李十儿道：“你别混说，老爷是有根蒂的，说到那里是要办到那里。这两天原要行文催兑，因我说了缓两天，才歇的。你到底找我们周二爷做什么？”书办道：“原为打听催文的事，没有别的。”李十儿道：“越发胡说！方才我说催文，你就信嘴胡诌。可别鬼鬼祟祟来讲什么账，我叫本官打了你，退你！”

可以想像，这位跷腿的李十儿，那副狐假虎威，吆五喝六的德行。别看他不过是个门子，但此时此刻，他比老爷还老爷，越不过他去，休想见到贾政，办得成事。

在《红楼梦》中，曹雪芹也写过一个类似的小人物。无名无姓，先前在寺庙里当小和尚，后来改行转业，也干起门子这个行当。曹雪芹是大师，但大师不见得所有的笔墨，都具有不同寻常的大师风采，至少他笔下的小沙弥，要比高鹗的李十儿差一些。你不能不承认，曹雪芹写金陵那条街上的荣国府、宁国府内的一切，比较拿手，而写到两府外的那些人，那些事，就不算太在行了。

这个小沙弥，是贾雨村原来落魄时，曾经在苏州的葫芦庙里，短期寓居时相识的。庙里的一个低级僧侣，扫地做饭，提壶倒水，自然也就与借住的贾秀才，有了来往。后来，贾雨村考中，离开了葫芦庙，随后不久，小沙弥受不了吃斋念经的清苦，也就还了俗。等头发长长了，三混两混，居然在应天府的官衙里，当了个门子。没料到，这回新上任的府尹，竟是他当年葫芦庙的老相识。当然，这个小沙弥既然认了出来，当然要套近乎，拉关系，狠巴结。我估计，贾雨村比当下那些红学大师，红学权威，能端住一点架子，能把住一点尊严，不是随便几个臭钱，就赏人家一个什么理事委员当当，也不是随便几句捧臭脚的话，就晕头转向，纳入门庭。贾雨村不可能与这样一个卑微的小人物，引为知己，坐在一起，喝着小酒，畅叙旧情的。

但是，贾大人一上任就碰上皇商薛蟠抢女杀人的棘手案件。

这个案子一直没有结，因为前任府尹都感到难办，拖了下来。初初，贾雨村调阅卷宗，看到这个薛蟠自恃后台，根本不买账，从来不曾照面，硬是不把应天府放在眼里。贾雨村新官上任三把火，很想来个下马威，惊堂木拿起来，按律判刑，杀人抵命，还有什么好说的。当他签发逮捕令时，他见到一边的小沙弥，向他使眼色，高高的惊堂木，轻轻地放下来。遂暂时休庭，退堂时，对小沙弥说：“随我来。”

“是，老爷，听你吩咐！”

到了后堂，见左右无人，便问：“究竟因为什么，你不让我发签？”

小沙弥早打听得贾雨村的来历，他之再次发迹，他之得到重用，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贾府，尤其是那个贾政的援引。

“老爷有所不知……”这个小沙弥，这才将金陵城里，薛王贾史四大家族一一道来。这个贵族集团，其树大根深，其无比威力，其“一荣俱荣，一枯皆枯”的互相保护，其背景后台，上下合力的彼此关照，是万万得罪不了的。不是你的前任官比你低能，而是老爷你根本不晓得“护官符”，就休想在应天府立足的大问题。这一下，让贾雨村踌躇了。在密室里，小沙弥附耳过来，向他献计献策：“老爷，您能谋得这份差使，亏了金陵贾府。这正是一个讨好的机会，您老怎么能秉公办事呢？”于是，贾雨村豁然大悟，将薛蟠的故意杀人罪，改成一气之下，失手误伤，以过失伤人致死罪，从轻发落。然后，给薛蟠的姨丈贾政写了封信，表示此事已了，不必挂牵，顺便也请向八省提督，约相等于大军区司令的王子腾王老爷致意，这一切，都包在晚生身上了。

后来，贾雨村提拔进京，任京兆尹，没准走的是王司令员的门路。

据说，毛泽东读《红楼梦》，最欣赏这个护官符的细节，认为体现出封建社会中统治阶层盘根错节的黑暗本质。后来，贾雨村觉得这个熟知其底细的小沙弥，留在身边，终非好事。第一，揭底怕老乡，他了解自己卑微的过去；第二，这门子颇熟悉官场奥秘、为官诀窍，是个危险人物，早晚会对不利，便借了个名目，将他远远打发了。

曹雪芹笔下的小沙弥，是一个头脑灵活，抓尖卖快，投机取巧，迫不及待的人物，高鹗笔下的李十儿，应该说是更典型，也更深刻的文学形象，这些在领导身边做事的小人物，可以用“地位不高，影响很大，名分稍差，权力很大”四句话来形容。李十儿，不学无术，缺德少才，狗屁不是，奸诈小人，别看他什么也不是，最后，他用慢功，磨得贾政不能不听他的摆布，这就是聪明外露的小沙弥所不及的地方了。

行行出状元，李十儿就是门子中的佼佼者。

小沙弥，其实有些傻。我认为，倒不一定是小沙弥傻，而是写小沙弥的曹雪芹先生有点傻。在熟悉官场的黑暗，乌七八糟，暗箱操作这一点上，曹大师的感性知识，远不如高鹗，因为不在官场滚，不可能有真情实感的体验。高大师当过小官，也当过大官，既当过京官，也当过外省的官，对于吏治，对于行政，对于其中许许多多的猫

腻,要比连个小组长也没当过的曹雪芹,在行得多。了解姐姐妹妹,是曹的强项,高的弱项,熟悉大官小官,却是高之所长,曹之所短。

高大师写的门子,能拿住主子,曹大师写的门子,终于被主子拿住,这说明文学艺术归根结底,在于作家对这个世界的认识,理解,表现,形象的能力上。

我从来主张,对高续的后四十回,并非一无是处,对曹著的前八十回,也不是毫无瑕疵。至少,高鹗把那个跷起一只脚,挺着腰板的李十儿,写得活灵活现,最后连贾政也拿他没法办。他组织的一次官府工作人员的怠工行动,一个个在堂上没精打采,一个个在底下唉声叹气,叫谁谁不应,唤谁谁不来,连饭也开不出来,茶也送不到手,贾政只有放手,任他们胡作非为,直到最后被人参奏下台。

这就是门子的厉害之处。

也是广义上所说的,所有在领导身边的人的可怕之处。

因为他们拥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,与所侍候的官员,全天候地保持着零距离的接触,老爷的一举一动,一言一行,时刻在他的视野之内,了如指掌。老爷的兴趣爱好,生性脾气,也在他脑子里装着,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,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,绝对恰如其分,绝对投其所好。要是老爷觉得不顺心,不顺手,不周到,不懂事,就会将其打发走了。一个得力的,有用的门子,既是老爷的耳目,又是老爷的膀臂。门子与老爷的密切程度,也许只次于老爷与妻子,情人,子女。如果说,家庭成员是官员的第一道包围圈,那么,门子,包括跟班,长随,秘书,参谋,则是家庭以外,公堂之上的第二道包围圈。

因此,门子门子,真像一扇门那样,让你进来,你才能进来,不让你进来,你还是敲不开。由于门子能在第一时间内,获得老爷的第一手信息,在这个老爷管治下的大小官吏,办事衙役,士农工商,黎民百姓,还真得视门子的脸色行事。如果是一个正直的官,邪不压正,反之,如果不是一个正直的官,正不压邪的话,那就必然是一个不堪设想的后果。

在曹雪芹笔下,这个小沙弥似乎相当伶俐,似乎懂得官场,其实,第一,他也不思量今天的贾雨村,已非当日的穷秀才了。他还挺天真地认为老友重逢,引为知己。不要说在等级分明的封建社会里,任何僭越,都会视作大逆不道。即使当今,讲民主,讲平等,上下级之间,领导与被领导之间,也是存有一定的间距。领导和你打成一片,可以,你认为你和领导也要打成一片,称兄道弟,不分彼此,就有可能被保安,

被警卫，出来干预，礼貌地请你止步。

第二，他不知贾的深浅，不明贾的好恶，没有任何戒惧，便出谋划策，便和盘托出。尽管他出的主意，很及时，很高明，贾雨村也受益匪浅，但小沙弥毫不明白，他采纳了你的主意，而这个主意出自一个门子，一个下人，那是有损他的自尊；如果再传扬出去，更有损于他的形象。因此，这个没有头脑，没有城府，不识好歹，不知进退的小沙弥，在应天府，绝对不会呆长的。

如果，小沙弥有李十儿那一手，反话正说，正话反说，用示意的方法，用启发的方式，用消极的逼你就范的方式，用甚至不需老爷亲自动手，把事情先妥办了的方式，然后归功于贾老爷天纵英明，是您的英明指示，是您的正确决策，是您早想到，早看到，早就有过考虑，只是我们这些下属，跟不上，领会慢，行动迟缓，学习不够等等等等，不是他的主意，成为他的主意，而成为他的主意之后，你必须马上赞颂其料在事先，未雨绸缪，英明伟大，光荣正确，小沙弥能有这点自知之明，吹捧之术，马屁之道，溜须之功，说不定贾雨村还会重用他咧！

门子和门子不同，官和官也不一样。贾政原来在京城的工部为郎中，是职能部门的高级公务员，决策者在他上面，做事者在他下面，上传下达，工作清闲。现在外派到地方为粮道，也就是一省的粮食厅长，就必须连踢带打，文武全才，方方面面，都要能拿得起来放得下，才能应付复杂局面。清代，最肥的缺，首推漕政和盐政，其次，就是粮政了。本来，贾政做京官就勉强，既无才干，也无能力，皇帝念他女儿曾在宫里为妃的情分上，赏他这个肥差。在封建社会里，这类皇亲国戚为官者，通常都是无能，无德，加之无才的三无干部。所以，门子，就是他的手，他的腿，有时甚至还是他的脸，他的嘴，成为二老爷。

这类门子，其威风不亚于老爷。

还有一等官吏，就是贾雨村这样干练的行政官僚，能力是有的，才干也是有的，甚至诗文书法，都有一手。但这些封建社会里的官吏，清廉者少，贪黩者多；公正者少，枉法者多；爱民者少，苛政者多；干净者少，肮脏者多，因此，当他们任职一个地方，一个部门，想要达到个人目的时，门子，或者扩而大之，起到门子作用的人员，如师爷，幕宾，文秘，参谋，助手，亲信，家院，府丁，门房，传达，听差，役夫，都有可能被选中为捞钱的伙伴，为抄肥的帮手，为共同作弊的搭档，为权钱交易的掮客。在中国，只要存在着腐败现象，浑水中必有门子，鱼小能掀大浪。只要存在着贪赃枉法的